

02/13/2019, 22.20

中国 - 梵蒂冈

南阳教区靳禄岗主教与爱国会兩難困局；澄清境况

作者 Sergio Ticozzi

这位地下主教今年 1 月 30 日被政府认可，他多次申请登记以便公开，最后他找到一个方法，但他也请求教宗原谅他走这一步。南阳是宗座外方传教会早期的传教区。



香港 (亚洲新闻) - 靳禄岗主教于今年 1 月 30 日被政府承认为南阳教区 (河南省) 助理主教, 他尽了一切能力不加入爱国会, 因为爱国会的章程与天主教教义「不可调和」; 他甚至请求教宗宽恕他走这一步。本文是宗座外方传教会田英杰神父 (Sergio Ticozzi) 所写的, 他是一位中国教会专家, 他本人认识靳禄岗主教和南阳团体。

靳主教的见证, 可给其他人借镜, 不少神职人员太轻易接受爱国会或中国政治架构职位。从靳主教的经验, 确实北京仍然要求地下神职人员, 若要得到政府认可, 必须通过加入爱国会; 而这做法为不少天主教徒所反对。靳主教的个案, 也显示了他曾多方寻找方法, 这可能因为地方当局认识和尊重他。以下文章由本社翻译:

鉴于我从 1980 年代开始, 就亲自与南阳教区保持联系, 由于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成立之前, 宗座外方传教会的弟兄们已在南阳服务, 我觉得有必要对最近公开就职的靳禄岗主教的情况作出澄清, 避免产生不恰当的误解。

这事件必须置于其悠久历史背景之中, 而不仅仅针对最近发生的事来考虑。伯多禄·靳禄岗主教 (1956 年出生, 2007 年祝圣为主教) 和 8 名地下神父, 一直考虑南阳教区的地下神职人员如何公开的问题, 已经至少三年了。

这些神父的情况很特别: 从字面意义上说, 他们不是非法的, 因为他们在众人都知道的教堂里公开工作; 但他们不是「公开」, 那就是他们不属于爱国会。地方当局让他们工作, 但尤其是近年, 官员向地下神父施加压力, 要求他们正式登记, 并威胁他们, 不再允许他们公开执行职务, 将他们作为个人遣送回原居地。他们全部都深感为难, 进退维谷, 这成为一个良心问题: 他们准备好向政府当局登记, 但不通过爱国会, 而这是官方要求的一个条件。他们尝试用其他方式申请登记: 有些在申请登记时写了措辞含糊, 承认爱国会的存在和作用, 但没有明确表示支持。最后, 他们得到靳主教同意, 一起前往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办公室, 明确表示他们是通过爱国会登记, 但没有加入成为成员, 因为他们不接受该些原则, 以及他们不会参加其活动。

在 2017 年初, 该 8 位神父的要求被接受, 所以他们现在平安地担任职务。靳主教的申请不被接受。地方当局继续向他施压; 他们坚持要他重写他的申请。他不止一次重写, 因为当局不满意。他们将他传唤到河南省省会郑州, 到民事和宗教事务当局, 以及到北京, 在那里要求他与一位非法祝圣的主教共祭。但靳主教拒绝了。

在圣父于 2018 年 9 月 22 日接纳那些非法主教为合法之后, 当局进一步加紧坚持, 靳主教提出另一次申请。他再次申请, 强调爱国会的积极作用, 作为政府与信徒之间的桥梁, 并作为教会财产的保证者。这些作用是他认同和可以接受的。

这些字眼明显地有点含糊。结果，当局同意了，并答应他在去年圣诞节前允许他正式就职。然而，主教的良好忠诚却没有带来安宁；他遂谦恭地向教廷呈交了宽恕的请求，这点值得神职人员效法。

最后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作为南阳教区助理主教的就职典礼，推迟到 1 月 30 日才举行。年迈的朱宝玉主教 (1921 年出生, 1985 年祝圣为主教)，一直被政府认可为正权主教 (尽管他已经在 2010 年退休，现在需要坐轮椅。去年 8 月，我与朱主教这位老朋友，在一间修女院愉快聚会)。

我相信靳主教不会在爱国会工作，但是倘若有人建议他这样做，他可能同意担任地方教务委员会主管职务。他外表朴实；他坚固的信德使我钦佩！